

实现“招考分离”目标还需迈过几道坎？

■ 陆一

高考改革走到了一个两难的十字路口。新推出的科目选考、综合评价等被认为是妥协方案，没能实现

许多专家力主的“招考分离”目标。同时，媒体曝光了多名学生用于自主招生的论文存在严重造假的情况，这进一步加重了公众对自主招生能否公平选拔的质疑。新高考的后续方案，很可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变得更加

保守。进退两难的境地，说明高考改革已经触及问题的实质。改革举措应当谨慎，讨论则不能止步。各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矛盾的根源又在哪儿？

分数决定录取的“高考统招”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其实，称之为“高考”，仅仅指明了考试的部分，而没有界定与之关联的招生方式，这就在讨论中留出了空间。更精确地说，在许多人心目中，高考就是高考统招，因为这是高考的初始形态。我们采取理想化的研究方法，对“高考统招”和“招考分离”都进行最理想化、彻底化的梳理和分析，以便使两者之间终极矛盾显露出来。

高考统招的理想型是由国家组织统一考试，既树立教育标准，又保证最大的考试公平，进而依靠中央和地方行政力量，根据考试分数从高到低，并兼顾考生志愿，实行没有人为主观干预的自动录取。

对个人而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参与者得到同一条准绳的检验，这种检验把基于努力和才能的学业成就作为人才选拔的最高标准，排除了身体外貌、家庭背景、乡土地域等各种先天不公平因素。对国家和社会而言，高考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实现了对全国每年近千万考生的“分层”。

实际上，目前只有高考这项制度承担着全国范围内全面人才选拔的使命，这种选拔不只为个人幸福，更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每个人的学力得到公平对待，同时简明高效地实现国家级选才，这就是“高考（统招）精神”。

“高考精神”的核心在于，它在衡量和选拔人才时的客观性，或者说就是“六亲不认”。这种客观性在制度

和操作层面投射的焦点就是考试分数。为什么高考制度之下，无论如何分数都极端重要？因为分数对个人而言决定了录取，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在学业竞争中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和重要身份；分数对高校而言，实现了学业能力和培养定位的有效适配。从另一个侧面说，分数也是高校对外界说明自身教育定位的最简洁信号。分数对社会而言，则承担了关键的公平红线，突破分数线录取的“点招”属于非法；分数也是国家主导教育与选才标准的抓手。

不论承受着多少教育界的批判，高考分数至今还是合格地担当着以上四项责任。如果考试分数不承担以上责任，那么“高考精神”也将荡然无存。

“招考分离”力求破除“分数至上”

那么，教育界人士一直呼吁的“招考分离”主张指的又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让统一考试和分数继续存在，但是分数将不决定录取。假设两个志愿相同的学生，考分较低的那个可能被录取，而考分较高的那个可能不被录取，这个过程中决定录取的可能是任何因素，而不是参考分数、多大程度看重分数，都取决于高校意愿。如果说“高考统招”代表着客观自动的

录取，“招考分离”则代表着高校主观的录取。

“招考分离”提倡的主观性并不是未经深思的。它强有感召力的出发点，从教育上讲，是破除“分数至上”对教育的异化，而这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最大的病根。更深远地看，这条路将通往一个更浪漫的境地：革除教育上的制度化导向，开启一种没有统一导向、丰富多元的自由生长。

在选拔方面，“招考分离”要改变以高考为枢纽，所有高校在统一规则下招生、所有人在统一规则下被排序和录取的局面，将其变成一种多元的、双向选择的、没有统一标准和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的局面，将教育和选才这件事赋权于高校和考生。当然，正如自由市场一样，这种赋权不会平均分发，具有各种优势的参与者（高校和学生）将显著获得更大的选择权。

招考一旦彻底分离，就不是原来意义的高考了

乍看，“招考分离”并不反对统一考试，只是招生方式的一种变化。但实际上，招考一旦彻底分离，那个不能决定录取的统一考试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高考了。随之而来的是，那个以分数为代表的纯粹客观的裁定权力将消失，各种家庭的、经济的和权力的因素都将参与竞争。如此一来，学业竞争范围将可能超出学生自己的能力表现，成为全家动员的无限竞争。

事实上，“高考统招”这一对当今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平基石，在西方许多国家并不存在。比如，美国国家行政力既不组织考试，也无权要求高校按考试分数从高到低录取，政府并不反对家庭资源通过捐赠、推荐信等方式直接插足高校招生，更不树立统一的国家教育与选才标准。所以美国没有“分数至上”的风气，但其大学招生制度也存在其他诸多争议和问题。最近几年，有关名校招生不公平的激烈争论不断升级，官司甚至打到了最高法院。

使之有效运行的各层级行政能力，再到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认同，可以说高考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和文教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而且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我们不应随便轻视和废弃自己建设起来的“国道”。

不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理念，这可能就是呼声很大的“招考分离”始终无法逆势实现的根源。但作为长期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我们依然认为，“招考分离”所试图解决的教育问题并不是虚假的，它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纠弊方向，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对这个方向的深思。

高考改革需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择宜

教育实践需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择宜，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立场会关闭讨论的空间，进步便无从发生。

就历史经验论，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应当依据人事。随着时代变迁，一项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历久而不变。从宏观层面看，单纯地沿袭十多年前的高考方式，无法继续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背景和日益精致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选才要求。就

微观层面而言，稳定不变的考试方式持续时间越久，就会变得越可预测，应试策略越有可乘之机，应试陋习越盛。

理想化的“招考分离”在当前还不具备逆势推行的现实条件，但其中提出的一定程度上对高校选才的赋权，从而增强其培养一流人才的责任感，将使一流高校改变以往照单全收的单一教育模式，进而

通过提升识别选才能力来真正提升教育水平。对教育目标更精致、全面的刻画，对人的个性的真正尊重，以及除了考分之外、对人的内在品质的注重，这一系列由“招考分离”透露出来的改革思想，不仅具有纠偏价值，也将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必须上的台阶。

（作者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调研发现，普通学校学生每学年做化学实验不超过三个，好学校每学期能做五个

学生喜欢做实验，奈何老师不喜欢

■ 曾德珉

复旦大学化学系刘旦初教授的《化学与人类》选修课，是很多人大学四年都抢不到的课。刘教授用喷壶里的液体喷在一块白布上，出现红色字体，再用喷壶一喷，红色的字又消失了。对文科生来说，这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的道理，其实是初三学习的酸碱中和及指示剂显色原理，刘教授用它来抛砖引玉。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王程杰是位专注于中学化学实验的“老法师”，他的公文包里随便拿出个道具都可以做化学实验：把加碘盐放在试管里加热，再把一张普通的白纸放到试管口，白纸片刻变蓝色了。这个实验说明了两件事：食盐里的碘酸钾受热变化，生成了单质碘；白纸用淀粉浆过，碘遇到淀粉会变蓝。

可以说，有趣的实验是化学“圈粉”的重要手段。笔者在多年教学中发现，学生们喜欢做实验，可偏偏有些化学老师不喜欢。有老师甚至觉得，一句话就记住的内容何必浪费时间去做一遍实验？不如把时间用来多做几道题。

实验的价值不仅仅是动手实践，更在于引发兴趣。实验能唤起童心，而唯有童心才是最充满好奇和想象的

中学化学老师李大明每年中秋都会为学生安排两个实验：一是让学生带来未开封的月饼来课堂，当堂打开，一分钟不到，月饼独立包装里的脱氧剂就会发热，这恰好和课本中的生铁吸氧腐蚀原理一致；然后利用月饼包装的PE塑料盒作为模具，把椰子油、棕榈油、橄榄油按一定比例和烧碱溶液混合搅拌后，制成手工皂送给妈妈。

多年后，有学生回校看望李大明，聊起过往，说只记得做手工皂，其他化学知识都忘了。李大明只有苦笑：一则，一位重点高中化学高级教师教学生做肥皂，这话传到教育界，懂行的都觉得太低档，高级教师要教学生搞创新，像屠呦呦那样提取青蒿素；二则，李大明把脱氧剂、塑料盒变为实验器具，叮嘱学生将做成的肥皂送给家长，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涉及环保、物质循环、情感沟通、化学知识情境化等，这些才是做小实验想达成的目标，学生显然并没有完全理解老师的用心。

2017年，教育部制定的《化学课程标准》罗列了学生必做的九个化学实验和九个选修实验。而调研发现，普通学校学生每学年做化学实验不超过三个，好学校每学期能做五个。为何要如此强调做实验？一方面，化学教学必须通过实验“拉拢”学生；而同时，只有通过实验考查才能逼迫学校开展更多实验教学，比如沪上每年4月份举行的理、化、生实验技能测试。

在一次区教研活动中，一位老师气咻咻地发牢骚：这个班级成绩这么差，就不给他们做实验了。这里的逻辑关系有点乱：成绩差，动手能力肯定不行吗？还是因为太少做实验，让学生失了兴趣，才导致成绩不理想呢？实验课上，学生不必拘束地坐在位置上，身体比较自由；化学实验是

打开实验室，启发更多孩子去思考

传递方式往往决定着知识的传授效果。实验教学是把源于事实又高于事实的理论学习，放入真实的情境中进行讲解，由此释放学生发现事物本质的潜能，让他们去看、去摸、去闻、去发现。倘若科学教育单纯照本宣科，即便学生心向往之，科学的魅力也难以跃出纸面，生动地呈现在孩子面前。

新高考之下的物理、化学学科，唯有用实验教学来留住学生——不是留住学生选考等级考这个短期目标，而是要留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目前高考的“加三学科”把师生从题海中解放出来，那么教师的精力就该用在还原学科的本质特征、增加实验教学课时上来。

如今中学实验室的管理人员一般都是兼职教师，且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从近期发展来看，实验室老师不再是以前那种打杂、洗刷的角色，而是深谙教材、能带课题、有创造活力的人。

观察一所学校的硬件条件，重点看它的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就是实验室。这些场所都是解放学生身体、活跃学生思维的地方。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就能启发更多学生去思考，培养更多科学后备人才。

一门变化的科学，液体混合后出现的颜色变化会引起学生感官上的刺激；由学生自己亲手完成操作，对仪器的触觉、有味气体的嗅觉又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满足。惊讶于试管、烧杯中物质的变化，学生会表现出各种好奇、兴奋和激动，他们总是站着做实验，时而发出胜利的欢呼或兴奋的尖叫，这是怎样一种自由的体验！

小时候孩子们都有玩具，用玩具来过家家；长大了，只有书本和试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实验能唤起孩子们的童心，而唯有童心才是最充满好奇和想象的。

用比赛来维系实验教学的专业发展，用考试来监督实验教学，如果没有这些考试和比赛，理化生科目的实验教学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上海学生每到高二第二学期，会接受一次次实验技能考查。这一考试坚持了多年，是对实验教学的鼎力支持。虽然有些教师认为这样的考试如同鸡肋，且要耗费大量精力，但若没有这次考试，理化生科目的实验教学可能面临倾覆之灾。

事实上，许多教师自己在学习阶段都没有经历过一定量的实验训练，如此代代相传，教学中动手实践的基因终将消失。

不可否认，考试和比赛是推动实验教学的有效方式。沪上的“白猫杯”化学技能比赛，在最后决赛时，安排的就是定量实验；全国化学竞赛决赛中的实验操作也占到一定比例。对教师而言，参加比赛、参与实验改革，亦是提升自己实验能力的重要途径。为此，上海市教委于去年9月推出首轮教师实验培训。而全国范围的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则推动理化生及工程等学科将实验渗透到课堂中。

前文提到的华东师大教授王程杰，熟悉中学化学的每一个实验，对课本中的实验技巧了然于胸。他说：“实验必须动手去做，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发现突破点，找到可以改进的地方。”

为学生准备一次实验如同置办一场自助餐，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加之一些安全因素，有老师戏言，上完一节实验课，肾上腺激素激增

高考改革后，很多学校在高一就安排学生选好等级科目，那些不选理化生科目的学生，被编在“合格班”接受教学，以应对高二后期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这些学生本身对理化生就缺乏兴趣，抑或尚未体会到科学的魅力，进入“合格班”后，教学要求较低，老师大都不会安排实验，这样一来，学生接触实验的机会就更少了。

笔者认为，没有等级考压力的“合格班”教学，更应该把教学重点放到实验上来，让学生们在实验室“玩”科学，让他们和理化生等学科说再见之前，留下美好而真实的印象。

但对教师来讲，为学生准备一次实验如同置办一场自助餐，小到火柴、滤纸，大到实验装置、药品配制，起码要花半天功夫，完成实验后还要归整实验台。与40分钟课堂授课的工作量相比，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再加上，学生到了实验室如同到了游乐场，兴奋、激动之余，难免会有摔碎仪器、撒漏液体、甚至烫伤等事故。以至于有老师戏言，上完一节实验课，肾上腺激素激增。

除了安全因素，现在沪上中学实验室很少配有专职实验员。也就是说，理化生教师的专业本身就包含了实验技能，准备实验是教师的工作范畴。如此一来，很多教师没有激情和时间去做这些服务性且没有创意的工作。再加上现在流行信息化教学，不如把实验视频投影到大屏幕上放给学生们看，安全又高效。然而，特别搞笑和打脸的是，至今没有一位化学老师敢开设没有实验的公开课。既然大家都知道实验教学之于化学课的重要性，那为何还会出现调研所发现的一学年只安排三次学生实验的情况呢？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

